Mark Bealer Photography

# 终得自由

Fergus M. Bordewich

如果“伟大”是在艰苦的逆境中锤炼出来的，那么有损美国声誉的蓄奴制的那段耻辱历史也正是普通黑人和白人男女表现英雄主义伟大事迹的年代。地下铁路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即在与一个道义上的巨大错误 — 一个被国家法律奉为神圣的谬误 — 进行的斗争中无数的个人恪尽他们微薄之力发挥的作用。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在卡尔·威斯特摩兰(Carl Westmoreland) 的那间俯瞰灰色带状俄亥俄河 (Ohio River) 和辛辛那提 (Cincinnati) 市区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那是1998年的2月。奴隶的后裔、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学者和前社区组织者威斯特摩兰最近成了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National Underground Railroad Freedom Center) 的工作人员。那时还处于策划阶段的中心于2004年8月在辛辛那提对公众开放。它是全国首家展示曾经帮助成千上万逃亡黑奴获得自由的南北战争前秘密交通网的机构。

自称是雷蒙德·埃弗斯(Raymond Evers) 的人来电话说，他在肯塔基州 (Kentucky) 北部的地产上有个19世纪的“奴隶牢房”；他希望有人过去看看。在有关自由中心的消息传开后，威斯特摩兰就开始不断接到许多这样的电话，有人说他们的房子里有秘密藏身处，还有人说他们的地产上有神秘的地道。他调查了很多这样的地方。结果几乎没有一个和地下铁路有关联。

威斯特摩兰说：“我明天给你

上图：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学者卡尔·威斯特摩兰在讲述他身后奴隶圈的故事。它是摆放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展览会中心位置的核心展物。

版权所有©2004年。原载*Smithsonian* (2004年12月刊)。

回电话。”

第二天，他的电话又响了。是埃弗斯打来的。他问道：“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威斯特摩兰叹了口气。他说：“我说话就来。”

一个小时之后，时年60岁出头、精瘦结实的威斯特摩兰步履艰难地穿经肯塔基州梅森县 (Mason County) 离俄亥俄河13公里的一片湿漉漉的苜蓿地，陪伴他的是67岁的退休商人埃弗斯。他们俩来到一座小丘顶上的一个破损的烟草库。

威斯特摩兰问道：“在哪儿？”

埃弗斯回答说：“打开门就知道了！”

Courtesy of JH Photography

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执行主管斯潘塞·克鲁。

在昏暗的屋里，威斯特摩兰辨认出一个用粗劈圆木建成并装有栏杆窗户的小型木屋。木屋里面的一根托梁上绑着铁环，那是曾用来拴住带镣铐的奴隶的枷锁。“这跟我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的感受一样，”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道。“我感受到那地方的威慑力量 — 昏暗，不祥。看到铁环的时候，我觉得那木屋像一个运奴船的船舱。”

威斯特摩兰起初在追索那小木屋的历史有困难，几十年来烟草、谷物和农业机械都在那儿存放过，但最后他找到一名梅森县的居民，那人听他的父亲说过，而他父亲则又从他的祖父那儿听说过那小木屋里发生过的事。他告诉威斯特摩兰：“他们把他们拴在那儿，再像牲口似地把他们卖掉。”

在威斯特摩兰的敦促下，自由中心接受了埃弗斯主动捐赠的宽10米，进深8米的木屋。它被拆卸并运到辛辛那提；考古挖掘和维护的全部费用为200万美元。自由中心于8月23日对外开放那天，在面向俄亥俄河的高巍的正厅里，首先进入参观者眼帘的就是那残暴野蛮的象征物。威斯特摩兰说：“这个机构不是在地下室或某处的贫民窟，而是在一个大城市主要社区的‘大门口’，第一次体现了纪念和保留我们的集体记忆的真诚努力。”

自称为“良知博物馆”的1.422万平方米的铜顶建筑物希望以震撼心灵的方式吸引参观者。执行主管斯潘塞·克鲁 (Spencer Crew) 说：“这不是一个奴隶博物馆，而是一个吸引人们无须指责谁地介入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地方。不错，自由中心显示奴隶制是可怕的，但它也表明当时确实有人挺身而出反对过它。” 他原是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馆长，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搬迁到了辛辛那提。

参观者会看到，除了那奴隶牢房以外，还有其他展品，如废奴主义者的日记、捉拿奴隶的通缉画、寻找脱逃奴隶的广告、给予个别奴隶自由的文件和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 的《解放者》 (*Liberator*) 那样的战斗性报纸，该报是第一家号召立即废奴的美国报纸。参观者还会看到奴隶制最有力的象征：枷锁。“枷锁产生一种几乎神秘的吸引力，”中心的展品与展品收集部主任丽塔·C.奥根 (Rita C. Organ) 如是说。“甚至有儿童用的小号枷锁。看着它们，你会体验到我们的祖先那时必定有的感受 — 突然间你开始想像挤在一

National Underground Railroad Freedom Center

National Underground Railroad Freedom Center

用来将奴隶拴在圈里的的镣铐之一的特写镜头。

（左）在肯塔基州梅森县首蓿地原址的奴隶圈。

串戴着锁链的奴隶中行进会是什么滋味。”

另有陈列室叙述着地下铁路主要人物的故事。有些人很出名，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Frederick Douglass) 和哈丽雅特·塔布曼[2] (Harriet Tubman)。其他许多人却鲜为人知，如约翰·P.帕克 (John P. Parker)，他原先是个奴隶，后来成为俄亥俄地下铁路的一名主要积极分子，还有他的协作者、废奴主义者约翰·兰金 (John Rankin)。

其他展室陈列着记录当代美国人经历的展品，包括西弗吉尼亚州 (West Virginia) 24岁的黑人妇女拉凯塔·谢泼德 (Laquetta Shepard) 那样的人物。她曾在2002年径直走进一个三K党的会场，将党徒们羞辱得落荒而散，以及纽约市 (New York) 一个加油站老板、中东人赛义德·阿里 (Syed Ali)，他曾于2003年阻止一伙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成员放火焚烧邻里的一座犹太会堂。克鲁说：“我们的理想是展示和地下铁路“乘务员”相当的当代人物，他们有着与社会常规顽强抗争和维护自己真正信仰的坚忍不拔的内在力量。”

建立自由中心的想法是从20世纪动荡不安的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那时辛辛那提对警方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对抗正一筹莫展，当时辛辛那提红人棒球队 (Cincinnati Reds) 的老板又发表了被普遍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在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联合会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辛辛那提分会1994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分会负责人罗伯特·“奇普”·哈罗德 (Robert "Chip" Harrod) 提出为地下铁路建立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的想法。自那以后，自由中心靠私人捐助募集到6000万美元，并从包括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在内的公共来源获得5000万美元资金。

据说“地下铁路”的提法来

1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 - 1895)，美国废奴主义者和记者。他原是奴隶，于1838年逃脱蓄奴制后在北方和海外成为有影响力的讲演者。著有自传《弗雷德里克的生平》(*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1843)，创建和编辑废奴主义报纸《北极星》(*North Star*, 1847-1860)。 译注

2 哈丽雅特·塔布曼 (1820?- 1913)，美国废奴主义者。她是出生在马里兰州 (Maryland) 一个种植园的奴隶，于1849年逃跑至北方，后成为地下铁路著名的“乘务员”，曾带领3百多奴隶获得自由，被誉为“奴隶的摩西”。 译注

Cameron Davidson

曾进行最成功地下铁路运作之一的约翰·兰金牧师的住房外的景色。他的简易砖砌农屋如今仍耸立在小山顶上。沿河好几英里直到肯塔基州都能看到它。根据一名获得自由的奴隶回忆，院子里有个灯塔，大约9米高。

自一个沮丧的奴隶追逐者，他在抓捕一名逃跑的奴隶未能得逞后恼怒地说道："他必定是从一条地下的道路跑掉了！"在喷烟的火车头和闪亮的钢轨尚属稀罕的时代，从纽约州 (New York) 到伊利诺伊州 (Illinois)，许多还从来没有见过一条真正的铁路的活动分子都欣然采纳了铁路术语，把向导、安全房屋、马拉篷车和逃亡的奴隶分别称做"乘务员"、"车站"、"车厢"和"乘客"。

《成千上万的奴隶跑了：北美奴隶制的头200年》(*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一书的作者艾拉·伯林 (Ira Berlin) 说："地下铁路因表明逃跑的奴隶并非如奴隶制辩护士所说那样，他们实际上既不快乐也没被善待，使对奴隶制无动于衷的北方人看清了它的本质，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道德上，地下铁路展示了黑人和白人在帮助人们获得自由的合作中的人道精神的巨大韧性。"

由于建起了这条秘密的通道，可能有多达15万名的奴隶辗转来到了北方和加拿大 (Canada) 的安身之处。"我们不掌握总数，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美国研究和历史教授詹姆斯·O.霍顿 (James O. Horton) 说。"原因之一是地下铁路干得那么成功，保密非常出色。"

地下铁路作为美国第二次气势宏博的非暴力反抗运动 — 第一次是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的包括波士顿倾茶事件[3] (Boston Tea Party) 在内的一系列行动 — 而使成千上万的公民卷入违抗联邦法律的行动。这场运动在南方激起恐惧和愤怒并促使通过严酷的立法，其中包括要求北方人合作抓捕脱逃奴隶的1850年《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Law)。主张蓄奴者坚持认为，黑人被奴役才能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缺乏照料自己的智商或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运动仍使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组织和斗争方面获得经验。

"地下铁路象征着反奴隶制斗

3 波士顿居民为反对英国垄断茶叶贸易，于1773年12月13日集会抗议，并袭击停泊港口的三艘英船，将船上数百箱茶叶倾入海内。 译注

争的深化，”伯林说。“它是早期反对奴隶制运动逐渐发展的结果。在美国革命后的年月里，该运动就开始要求补偿性解放和渐进解决蓄奴制。”在北方，反对奴隶制运动使非洲裔美国人 — 经常是第一次 — 进入了白人社区，就此能被视为有活生生的家人和有活生生的感情的活生生的人。伯林说，最终，“地下铁路迫使白人面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现实，并开始认真思考黑人始终都存在的现实。这是一次更新观念的经历。”

对黑人和白人来说代价是同样高昂的。地下铁路人员面临惩罚性起诉、暴力报复和可能丧生的威胁。“参与地下铁路的白人发现自身有一种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深度博爱精神，”霍顿说。“对他们许多人来说，仁爱战胜了合法性。”地下铁路最重要的资助者之一、纽约的慈善家格里特·史密斯 (Gerrit Smith) 于1836年就说道：“如果人类制定法律制止我们接待遭受痛苦的陌生人，制止我们为被残忍绑架者追逐的贫困、无辜和未受指控的有色兄弟打开家门，那么我们必须与使徒同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4]

自最早的美洲奴隶制，即16世纪末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州 (Florida) 蓄奴和1619年非洲人在詹姆斯顿 (Jamestown) 被贩卖给殖民主义者开始，就存在着奴隶逃离主人的事。但直到英属加拿大和包括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和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在内的有些北方州于18世纪末开始废奴前，逃亡奴隶都没有永久性安身之处。少数奴隶在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地和森林深处的几个美国原住民部落中找到庇护。最初的有协作的地下铁路活动可追溯至19世纪初，或许是从自由黑人和白人贵格会教徒 (Quakers) 为逃亡黑奴在费城 (Philadelphia) 城里及其附近提供庇护场所开始的。

整个19世纪30年代，地下铁路的活动提速了。充当过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和印第安纳州 (Indiana) 地下铁路“乘务员”的艾迪生·科芬 (Addison Coffin) 于1897年回忆道：“整个国家就像是个极度沸腾而流溢的大锅。传道的牧师讲道时几乎无不涉及这个话题；邻居们隔着篱笆为赞成和反对而争论；路上的人们停步就此话题争辩。”虽然废奴主义者开始时遭到社会的藐视，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蓄奴制的存在理所当然，但最终陆续参与地下铁路活动的有日后成为总统的拉瑟福德·B.海斯 (Rutherford B. Hayes)，身为年轻律师的他曾在19世纪50年代时为逃亡奴隶辩护；日后成为纽约州州长和国务卿的威廉·苏厄德 (William Seward) 曾向哈丽雅特·塔布曼和其他地下铁路的活动

Cameron Davidson

雷蒙德·埃弗斯。只是他给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打了电话，才引起中心对他的地产上长约10米，宽8米的奴隶圈的关注。

4 这是直接引用使徒彼得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的话。当时，也掌管政治权力的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禁止耶稣的使徒们宣讲耶稣，因为他们嫉妒大批人皈依耶稣。但是，彼得和其他使徒们却不遵奉这些宗教领袖的命令，他们质问他为何违抗时，他说了这番话，这意味他们必须遵守更高的法规，即使这样做违背了世俗领袖制定的法规。

编注

分子提供经济资助；还有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的创建人艾伦·平克顿(Allan Pinkerton)也曾于1859年协助约翰·布朗[5](John Brown)领导一伙奴隶逃离芝加哥(Chicago)至底特律(Detroit)后前往加拿大。到了19世纪50年代，地下铁路已经遍及一些州的北部边境到加拿大的地域，其中包括马里兰州(Maryland)、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Kentucky)，参与该铁路活动的人员成千上万，遍布自特拉华州(Delaware)到堪萨斯州(Kansas)的地区。

不过地下铁路的中心在俄亥俄河河谷(Ohio River Valley)，那里有数十个渡口，它们是从奴隶州到自由州的门户，一旦过了俄亥俄河，逃亡奴隶可望在几天内一路经一个又一个农场被转送到五大湖[6](Great Lakes)地区。

实际上，地下铁路是靠最小程度的中央指导和最大程度的基层投入运作的，特别是家庭成员和教会会众的参与。“操作方法不统一，视情况的需要而定，”参与俄亥俄州南部地下铁路活动的老将艾萨克·贝克(Isaac Beck)于1892年回忆道。“没有固定的组织，没有体制，没有官员，除了一条‘为人准则’[7]外，没有法律或协议或规定，每个人按他眼里看来正确的去做。”跋涉靠两条腿、骑马或搭乘篷车。一名印第安纳州的贵格派信徒、艾迪生·科芬的叔叔、曾是地下铁路站长的利瓦伊·科芬(Levi Coffin)在印第安纳州纽波特（Newport，现今的方廷城[Fountain City]）他的农场里有一组随时可出发的套着挽具的马和一辆篷车。1877年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写道，需要更多组马时，马房里的人对马用来干什么似乎心领神会，从不提问题。

有时可能用灵车或假底板篷车运送逃亡奴隶，男人装扮成女人，女人装扮成男人，用滑石粉把黑人抹成白人。地下交通量差别很大。利瓦伊·科芬估计他一生帮助过3300名逃亡奴隶，每年100人上下，而在沿交通量不大的路线上居住的其他人则每个月或许帮上两三个人，或几年才帮上几个人。

活动最频繁的地下铁路中心之一是在辛辛那提东面约80公里俄亥俄州的里普利(Ripley)。它是为自由中心制作，并由欧普拉·温弗里[8](Oprah Winfrey)作开场白的15分钟文献电影片《边境地带的兄弟们》(*Brothers of the Borderland*)的主题。如今里普利是个有着两三层19世纪房屋静谧的小村庄，掩映在低矮的峭壁底端，朝南面向着俄亥俄河和远处肯塔基州的玉米地。但在南北战争前的几十年间，它是匹兹堡(Pittsburgh)和辛辛那提之间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河上交通运输、造船业和宰猪业促使其经济得到发展。在奴隶主看来，里普利是个“废奴运动(Abolition)的脏黑洞”，这话是有道理的。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激进长老会白人信徒(Presbyterian)组成的网络 — 它由为躲避蓄奴制的环境而北迁、坚韧的田纳西州(Tennessee)人约翰·兰金牧师(Rev. John Rankin)领导 — 与河两岸的当地黑人合作是最成功的地下交通运作之一。

兰金一家的简易砖砌农屋如今仍耸立在小山顶上。沿河好几英里直到肯塔基州都能看到它。偷偷将数十个逃亡奴隶摆渡过当时宽150米到450米的俄亥俄河的肯塔基州奴隶阿诺德·格拉格斯顿(Arnold Gragston)后来回忆说，兰金家的“院子里有个灯塔，大约9米高。”

---

5 约翰·布朗：(1800 - 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1859年，为解放南方奴隶，他带领21人夺占了弗吉尼亚州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 Virginia)的军火库。该武装集团失败后，布朗经审判被处以绞刑。作为废奴主义烈士，他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译注

6 五大湖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5个大湖的总称，除密歇根湖属美国外，苏必利尔、休伦、伊利和安大略4湖均为两国共有。 译注

7 为人准则：这指的是记载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译注

8 欧普拉·温弗里：美国最有声望的名人之一，也是最富有的人士之一。她是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的金牌主持人。她所主持的节目已发展成一种推动善行、鼓励向好的方向改变的力量。她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所瞩目、钦佩和效仿。 译注

Cameron Davidson

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第一个看到这奴隶圈的卡尔·威斯特摩兰说："这跟我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感受一样……我感受到那地方的威慑力量——昏暗，不祥。"

不久前，当地的保护主义者贝蒂·坎贝尔 (Betty Campbell) 领着我们进入兰金屋内简朴的客厅。这里如今是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她指给我们看在冬天夜晚数以百计的逃亡奴隶曾藉以暖身的壁炉和楼上有时奴隶藏身的爬行空隙。由于兰金一家住得离河那么近，抓捕奴隶者又很容易找到，所以他们一般只提供短暂庇护，而后就领着奴隶骑马沿植被蔓生的河床穿经一处森林到几英里以北的邻近农舍去。

"俄亥俄河按法律划分着两个世界，北方和南方，可是文化是渗透的，"坎贝尔说，她的目光越过灰色的河槽凝视着对面肯塔基州的陡岸，这景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在肯塔基州有反对奴隶制的人，而在俄亥俄州也有主张奴隶制的人，这里许多人出身南方，把蓄奴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信得过的奴隶经常从肯塔基州被差遣到里普利的市场去。"

对像兰金这样的家庭而言，秘密工作成为其专职。约翰的夫人琼·兰金 (Jean Rankin) 的责任是要做到炉子里生着火，桌子上有食物。这对夫妇的9个儿子中至少有一个随时待命，做好上马鞍的准备，将他所带领的逃亡奴隶匆忙送往下一站。"为了避免不经意间泄露我们工作方法的线索，我们相互之间通常不谈论逃亡奴隶的事，"兰金夫妇的大儿子亚当 (Adam) 若干年后在他撰著但没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所说的只是'晚上又有一个逃亡的过去了'"。

兰金的合作者、卫理公会牧师约翰·B.马汉 (John B. Mahan) 在家中被捕并被押回肯塔基州，监禁16个月后不得不支付一笔毁灭性的罚金，使他倾家荡产，也可能造成了他的早逝。1841年夏，来自肯塔基州的奴隶主攻打兰金家山顶上的"据点"。只是在一场枪战中一名来犯者被击毙之后，他们才被击退。兰金家的人甚至不会过河进入肯塔基州，因那里对"偷渡奴隶"的惩罚为长达21年徒刑。频繁渡河的里普利居民是约翰·P.帕克。他原先是个奴隶，在亚拉巴马州 (Alabama) 的莫比尔 (Mobile) 买到的自由。白天他经营一个铸铁铺，晚上他把来自肯塔基种植园的奴隶摆渡过河进入俄亥俄州。虽然帕克的照片没有存留下来，但他的英雄传奇记载在19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访谈中，并以《他的应许之地[9]：约

9 应许之地：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即迦南(Canaan)。 译注

Henry Louis Stephens/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on

这幅1863年的图画展示一名非洲黑奴渡过分隔一个奴隶州和一个自由州的河流，一只脚踏上河岸获得自由时的心情。原图说明就一个字：自由！

翰·P.帕克自传》(*His Promised Land: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P.Parker*) 一书的形式于1996年出版。

有一次，帕克得悉有一伙逃亡奴隶在他们的头头被抓走后陷入困境，躲藏在河南约30公里处。帕克追忆道："我刚开始干这事，热情高涨，自告奋勇去营救他们。"于是他揣上一对手枪和一把刀，由另一个奴隶带路，拂晓时到达逃跑奴隶的藏身之处。帕克发现他们躲在深林中，害怕得不敢动弹，"士气低落到有些人打算放弃而不愿面对未知不明的前景。"帕克领着10名男女穿过绵延数里的茂密灌木丛。

在追捕奴隶的人逼进的情况下，一名奴隶非要去找水喝。他没走多远就从灌木丛中奔跑回来，两个白人紧随其后。帕克转向仍就地躲藏的奴隶们。"我拔出手枪，"他回忆道，"我轻声告诉他们，谁敢第一个出声我就打死他。这番话产生了使他们鸦雀无声的效果。"透过茂密的灌木丛，帕克看到那被抓获的奴隶被带走，两臂绑在背后。剩下的人继续走向俄亥俄河，一名巡逻的人发现了他们。

但帕克追忆道："虽然隔河可见里普利的灯火，但对我来说，作为解脱困境的灯火，它们就像远在月亮上。"听着大猎犬的吠叫声，脱逃的奴隶很快找到一条划艇，但它只能载8个人。两个人必须留下。据帕克回忆，经挑选被留下的两人之一的妻子开始哭嚎时，"我见证了使我对我的种族感到自豪的英雄主义的典例。"船上一个男子将座位让给那妇女的丈夫。当帕克把船划向俄亥俄州和自由时，他看到数名追捕者靠拢留下那两人的地方。"我知道，"后来他写道，"可怜的家伙在已经看到应许之地时被抓走了。"

悬赏捉拿帕克的奖金为2500美元。他的住房不止一次遭到搜查，他也不止一次在里普利的大街上遭受攻击。然而，他估计他成功地帮助过约440名逃亡黑奴获得自由。2002年，里普利码头区帕克的房子经由坎贝尔领导的当地公民团体修复后向公众开放。

2003年一个晴朗的春日，卡尔·威斯特摩兰回到埃弗斯农场。自他初访以后，他了解到那奴隶监牢是一个名叫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的富裕贩奴商在19世纪80年代建造的，奴隶乘平底船途经其庄园被运往密西西比州纳奇兹 (Natchez, Mississippi) 的一年举行多次的大型奴隶拍卖市场之前，他就用它囚禁奴隶。安德森的庄园已经没有了，在他家干活、给他种地甚至可能帮他照管过牢屋的那些奴隶们住的小屋也已不复存在。

"那牢屋是忘却的完美象征，"当时威斯特摩兰在离那贩奴商杂草丛生的坟墓不远的地方如是说。"出于各自的原因，白人和黑人都试图忘掉那牢房，就像其余的美国人试图忘掉奴隶制一样。可那牢屋已经开始在教育人们，促使他们回过头去看看当地的历史记录。它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安德森死于1834年，时年42岁。威斯特摩兰继续说道："他们说他被一根葡萄藤绊倒，跌在一根玉米杆的尖茬上，杆茬穿透他的眼睛刺进他的脑子。当时他正在追逐一个逃跑的奴隶。"◇